

加集

樂城集卷之二十一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
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
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
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
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

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輒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

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
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
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
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
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
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
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
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
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

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
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
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
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
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
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
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
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

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
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
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詬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
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
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
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
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
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略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

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魯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

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

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

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

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

其外今夫班輪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
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擣雲霓短者蔽牛馬
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
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
蛟鮓熊羆虎豹之皮毛鼃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
砧几皮革齒骨披烈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
珎磊落的嚙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
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
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
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
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
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
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
起禽滑釐之類又似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

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
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
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
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
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
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
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
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

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
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
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
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
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
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
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

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麤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旣長乃觀百家之
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
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
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尙
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
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
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
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
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